

# “天价黑头车”宰客案昨日开庭

## 三被告或被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今年2月18日，来自石台的何先生搭乘黑头车从合肥旅游汽车站前往火车站，短短几百米距离，黑头车司机陈某和孔某却索要天价“车费”1850元。次日，另一黑头车司机管某“顶风作案”，持刀抢劫一乘客800元（本报曾连续报道）。昨日上午，合肥市瑶海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备受关注的“天价黑头车”宰客案。

### 公诉机关：

#### 3人单独或合伙作案3起

早上9:00不到，法庭内已坐满了旁听人员，20多位被告人亲属前来旁听了庭审。早上9:00庭审开始，3名被告管某、陈某、孔某被法警带上法庭。

公诉机关指控：3人先后单独或合伙作案3起。第一起案件为，今年1月31日中午11时，被害人叶某乘坐陈某驾驶的黑头车从合肥明光路汽车站前往新亚汽车站，约定车费为5元。但到达目的地后，陈某和管某却以言语恐吓、威胁、反锁车门让其无法下车等手段，劫去其200元现金。

第二起案件为：今年2月18日11时许，何先生乘坐孔某驾驶的黑头车，被以恐吓、威胁、反锁车门等手段，抢劫其1850元现金。

第三起案件为：今年2月19日12时许，被害人王某搭乘管某驾驶的黑头车，管某以持刀威胁、殴打等方式劫取800元。

公诉机关认为，三人以暴力或胁迫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触犯《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现场

### 被告陈述：编造各种理由多要钱

管某，男，42岁，做服装生意、开黑头车。庭审中，他称，第三起案件中，他独自作案，被害人给了100元后，他又持刀让对方多给了700元。

陈某，男，46岁，曾开了8年出租车。第二起案件中，被害人何先生到达站北广场后，给了50元，孔某见其钱包内有五六千元，多要了600元，陈某见状也要了

600元，紧接着，孔某再次索要1000元，因为急着赶车，何先生又给了600元。

据了解，管某还交代了其他6起案件，陈某和孔某也交代了其他几起案件。

### 庭审焦点：是否构成抢劫，是否算投案自首

在庭审中，针对是否构成抢劫，是否算投案自首等，控辩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据了解，陈某和孔某得知“事情闹大”后，向警方投案自首，并退还1850元赃款。

管某的辩护律师称，在第一起案件中，陈某和管某没有使用暴力手段抢劫被害人财物，所以是一般的敲诈勒索行为，并未构成抢劫罪。而案发后，管某应该算投案自首。

对此，公诉机关称，在第一起案件中，管某和陈某采取了言语恐吓、威胁等手段，强行劫取200元现金，已构成抢劫罪。而管某在陈某和孔某投案自首后，换了手机号，试图逃避警方调查，不能认定为自首。

孔某的辩护律师则称，孔、陈二人在第二起案件中，没有主观上的抢劫意图，否则就没必要分四次索要了1850元，因此，应该定性为敲诈勒索，而非抢劫，鉴于1850元尚未达到敲诈勒索罪的立案标

准，所以孔某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

陈某的辩护律师表示，陈某的行为虽构成抢劫罪，但犯罪情节比较轻微，要钱过程中态度比较平和，在被害人掏钱时，也没有抢夺，希望法院从轻处罚。

公诉机关表示，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三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应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三人均有从轻处罚的情节，建议法院依法可减轻处罚。

因案情复杂，此案并未宣判。

段贤尧 记者 马冰璐/文 黄洋洋/图

## 谁来陪伴空巢老人面对孤独和死亡？

# 空巢老父突失音信，女儿赶回发现父亲去世已多日

子欲养而亲不待。唯一的女儿从外地奔波赶回时，才赫然发现老父亲在家撒手人寰，多日未被发现。

昨日上午10时许，省城徽州大道与九华山路交口石化厅宿舍3号楼1楼，反锁的房门被拧开后，异味流出，门外等候的女儿不详预感被验证，“老人走了……”。据悉，老人姓倪，75岁，女儿在外地上班，孤子一人。

### “空巢”老人反锁家门多日未见

倪大爷退休前，在原单位是一名高级工程师，富有知识分子的才气，婚后育有一女。

早年与老伴离婚后，倪大爷守着唯一的女儿生活，“老人性格比较内向，不爱搭理人。”邻居这样评价道。

女儿长大成人，倪大爷也到了退休年龄，虽拿着让人羡慕的退休工资，但

晚年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幸福。“没啥具体爱好，不爱下棋，也不出门锻炼。生活倒是能自理。”倪大爷出门的次数屈指可数，除了买菜外，总喜欢把自己关在这间老旧的屋内。

女儿则在西安上班，平日的交流只靠短信、电话，跟亲戚朋友也很少来往，女儿记得，最后一次短信联系是6

月7日，倪大爷发短信告诉女儿，自己要去一趟外地。此后，杳无音信。

端午节后，仍无法联系上老父，在异地的女儿惴惴不安，买好车票奔波赶到合肥。

昨日上午，等再站到那扇熟悉的家门时，任凭女儿撕心裂肺呼唤，拍打着铁门，屋内始终不见动静。

### 女儿奔回家中难见最后一面

曾租住隔壁达2年的雷先生只记得，这扇通向住处的院门，通常只有在老人晾晒衣服时，才被悄悄打开，“老人比较结实，能轻松把衣服搭在竹篙上。”晾晒结束后，老人飞快地转身，关闭铁门，进入屋里，不会留下一点声音。

女儿最后一次回到父亲家，是今年

的3月14日，相隔3月，如果不是长时间断了联系，可能这一次回家的时间还要往后推延。

女儿求助开锁公司，并拨打了报警电话，辖区民警赶到后，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开锁，当最后一道锁芯被卸下，透过空空的锁孔，就能明显闻到一股腐臭的味道。

面带愁容的女儿几乎要哭出来。进入屋内，老人的遗体终被发现，倒在卫生间的地上，穿着完好，但死亡已有一段时间，遗体开始腐烂。

刑侦人员赶到后，经过勘验，发现老人身上并无明显外伤，排除了案件可能。推测可能系犯病倒地，加上无人发现离世多日。

### 空巢老人盼你常回家看看

相邻楼道里，挂着一张包公街道军区社区粘贴的牌子：“志愿服务工作站”，内容有“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求助的呼唤，在这里似乎都能得到一呼百应的对接。

该社区黄书记兼任志愿服务站站长告诉记者，“本辖区的空巢老人、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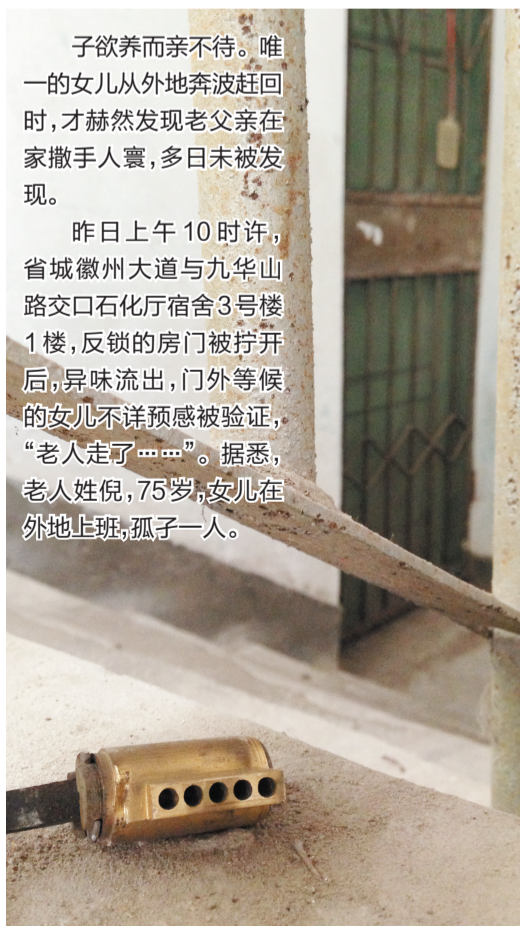
守儿童等等，有什么要求，只要力所能及，社区人员和志愿者都会上门服务。”他透露，根据统计来看，更多提出需求的还是退休在家的空巢老人。

黄书记介绍，定期上门回访，这是社区对无业、退管老人一种服务方式。但在察看倪大爷登记信息后，黄书记表示

对方属于单位退休员工，其退休手续和安置还暂归原单位管理。“但只要他有需求，我们都会尽力满足。”可是缺乏交流的倪大爷却把自己困在这道门槛内。

独居老人之死，不仅与其孤僻的性格有关，还因为疏远的亲情和邻里。

星级记者 张敏/文/图



被卸下的锁眼和沾满灰尘的铁门